

数字人文学科专业教学模式初探

邓 坚 左菊仙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摘要: 在2001年出版的《数字人文指南》中,“数字人文”首次替代了“人文计算”,这一变革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1]。从近年来的研究与实践来看,数字人文已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研究学科。在我国,众多高校也积极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并纷纷申请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及博士点的培养。数字人文如同雨后春笋般,受到了各大高校的广泛重视。然而,目前该专业的本科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仍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基础的学科建设尚未完全成型。完善且系统的课程体系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石,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本论文旨在借助作者的计算机专业背景,借鉴国内外高校的课程设置经验,并融合地方区域特色,深入研究分析数字人文学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提出“聚合-影响-交融”的三段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具有数字人文学科思维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本科; 教学模式

前言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源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支撑下开展人文研究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2]。数字人文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或理工学科的研究。数字人文领域作为交叉学科,既需要研究人员具备人文学科的研究思路,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和具有一定的学科背景,也需要熟练掌握相关计算机技术,并且可以思考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进行人文学科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3]。搭建系统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在我国,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2010年发表的《“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首次引入数字人文概念,并于2011年成立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目前已建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4]。此外,很多高校也

项目: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院级项目,项目名称为(数字人文专业计算机课程体系搭建研究)QS2023005

作者简介:

邓坚(1985年8月),性别:男,民族:汉,籍贯:贵州铜仁,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实验师/硕士,研究方向:大数据分析可视化;

左菊仙(1985年6月17日),性别:女,民族:水族,籍贯:贵州三都,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

积极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并申请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点的培养,如中国人民大学已经申请了数字人文硕士博士点的专业培养,内蒙古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已经申请了数字人文学科专业培养。

当前,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发展已经不再标新立异,但国内数字人文研究相比国外来说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有关数字人文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方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框架体系^[5],但出现了教学的早期探索,如汕头大学文学院开设了数字人文方向,武汉大学王涛教授开设了“数字工具与世界史研究”课程,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祝平次开展了“数字工具与文史研究”“本体结构与文史研究”课程,南京大学开展的“数字工具与世界史研究”课程与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医学数字人文教学实践,它们分别从历史研究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以及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对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性意义角度提出了数字人文教学实践^[6],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实践层面,国内不少高校不定期地举办各种涉及数字人文方法的培训或者工作坊,但鲜有系统化的课程实践^[6]。这些初探和实践对推进我国数字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数字人文专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学科发展和课程设置的相关理论不足,特别是在培养过程中人才的培养是重技术还是重人文研究方面仍在商榷。在就业方面,该专业相关需求部门对该专业的定性仍很模糊,课程设置的实际应用不明朗,存在将数字人文专

业当成计算机专业人才使用，因此，如何形成较完善的课程体系，构建教学模式，以及针对该专业课程设置广度和深度都需要较强的实证基础，都需要不断的思考和探索。

一、课程设置面临的问题

数字人文学本科专业的教学模式与研究生培养或数字人文研究相比，确实存在本质的区别。研究生培养或数字人文研究往往建立在深厚的学科背景和专业基础之上，而本科教育则更注重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学科素养的培育。对于数字人文这一交叉学科而言，本科教育更是面临着课程内容深度与广度、通用性与个性、专业性与工具性融合等多重挑战。

1、在课程内容方面，数字人文学本科专业需要兼顾文学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培养。这要求课程设置既要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又要包括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方面的技能。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实现这一平衡，确保学生既能掌握足够的人文知识，又能具备必要的信息技术能力，是数字人文学本科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

2、通用性与个性的平衡也是数字人文学本科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需要为学生提供一套通用的基础知识体系，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字工具和技术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另一方面，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如何在通用教育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发展空间，也是数字人文学本科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3、专业性与工具性的融合是数字人文学本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数字人文的本质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人文研究的发展，因此专业课程需要充分体现这一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过分强调技术工具的使用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相反，数字人文学本科教育应该通过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将专业性与工具性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掌握数字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深刻理解和尊重人文精神。

二、“聚合-影响-交融”三段式教学模式

针对数字人文学本科专业在课程内容、通用性与个性以及专业性与工具性融合等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确实需要制定科学的课程大纲和教学计划，以确保教学内容的全面性和深入性。然而，在没有学科基础教材的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的课程体系成为一项重要挑战。

为此，本文提出的“聚合-影响-交融”三段式教学模式，以及配合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教学方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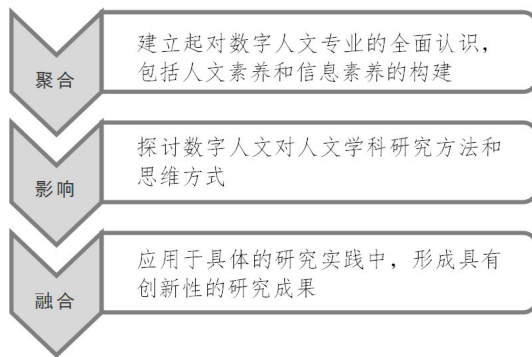


图1 “聚合-影响-交融”三段式教学模式

1、知识聚合

首先，“聚合”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数字人文专业的全面认识，包括其所需的知识储备、基本概念、研究范畴以及应用领域。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需充分发挥跨学科知识整合的优势，确保学生在人文和技术两个维度上都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在人文方面，强调通识类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开设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课程，帮助学生建立起广泛的人文知识体系，形成对文学素养的深刻理解。这些课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还能为他们在后续的数字人文研究中提供丰富的人文背景和思考框架。

在技术方面，注重计算机思维的培养。通过教授计算机科学基本原理、数据分析方法以及数字工具的使用技巧，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技术素养和操作能力。这将有助于学生在后续的学习和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实现人文与技术的有机融合。

总之，“聚合”阶段是数字人文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关键一环。通过加强人文通识教育和技术思维培养，实现跨学科知识的有效融合，可以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为他们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深入学习和实践做好充分准备。

2、相互影响

“影响”阶段在数字人文学本科专业的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深入探讨数字人文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使学生理解并适应这一新兴领域所带来的变革。

在这一阶段，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引导学生研究具体的数字人文项目和实践，从而理解数字技

术如何被应用于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领域。这些案例不仅展示了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也揭示了它们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和革新。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剖析，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数字人文的魅力和潜力。

同时，小组讨论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教学方法。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可以就某个数字人文话题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分享彼此的观点和见解。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也能帮助他们拓宽思路，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在“影响”阶段，还应注重引导学生思考数字人文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往往侧重于定性分析和文本解读，而数字人文则更加强调量化分析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要求学生具备更加开放和创新的思维，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技术和工具来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通过“影响”阶段的学习，学生将能够深入理解数字人文对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掌握相关的研究技能和方法，为后续的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3、水乳交融

“交融”阶段是数字人文学科专业教育的最终目标和关键所在。在这一阶段，学生需要在掌握数字人文基本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的实施，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将所学知识 with 技能真正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以采用项目驱动、实践教学等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项目驱动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它可以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任务背景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解决问题，从而深化对数字人文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参与项目，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团队协作、沟通表达、问题解决等多方面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形成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实践教学也是实现“交融”阶段目标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实际的数字人文项目，如文献数字化、数据挖掘、可视化呈现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学和掌握数字人文的技能和方法。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可

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字人文的实际应用和价值，同时也能够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交融”阶段，教师还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数字人文领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关键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前沿技术、鼓励他们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解决方案、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结语

通过实施“聚合-影响-交融”三段式教学模式，配合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教学方法，并加强教材建设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解决数字人文学科专业在课程内容、通用性与个性以及专业性与工具性融合等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培养具备文学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数字人文人才奠定坚实基础。此外，为了解决没有学科基础教材的问题，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成果，编写适合本科教学的数字人文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以弥补这一不足。同时，也可以和相关院校联合探索，推动相关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参考文献

- [1] 王晓光. “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M]// 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07-221.
- [2] 刘炜, 叶鹰.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5): 32-41.
- [3] 朱红艳, 蒋莎. 我国高校数字人文教育模式初探[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19: 6(232): 85-88
- [4] 徐孝娟, 侯莹, 赵宇翔, 等. 国外数字人文课程透视——兼议我国数字人文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7): 1-11.
- [5] 潘雪, 陈雅. 国外高校数字人文课程设置结构分析——以iSchools联盟为例[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7(10): 68-72.
- [6] 王涛. 数字人文的本科教育实践: 总结与反思[J/OL]. 图书馆论坛, 2018[2018-01-23].